

羊脂球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

〔法〕莫泊桑 著
王振孙 译



世界文学名著新译丛书

羊脂球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

〔法〕莫泊桑 著
王振孙 译



花城出版社

羊 脂 球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

王振孙 译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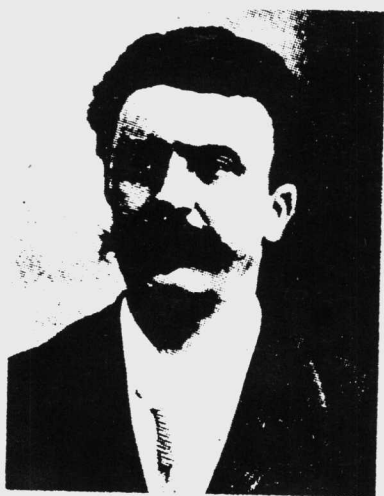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5印张 2插页 408,000字

1996年8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2次印刷

ISBN 7-5360-2125-9

I·1829 定 价：22.80 元



作者像

译 本 序

莫泊桑(1850—1893)是十九世纪末欧洲自然主义流派中仅次于左拉的伟大作家。他出生于法国诺曼第省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是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子，母亲则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学修养的妇女。母亲从莫泊桑孩提时候起便设法加强儿子对文学的爱好；莫泊桑成名后，她仍继续做她儿子的文学顾问，并提供给他许多写短篇的题材。莫泊桑后来又得到了他家的世交、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的悉心指导。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了很多诗歌、故事和小剧本。但是福楼拜对他要求甚严，认为这些作品尚未成熟，不宜发表，还应多写多练。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砺，莫泊桑的写作技巧终于成熟了。一八八〇年四月，《羊脂球》轰动了文坛，莫泊桑从此一跃而成为法国文坛的明星。在以后短短的十余年中，他一共发表了六个长篇（《一生》、《漂亮朋友》、《温泉》、《皮埃尔和让》、《如死一般强》和《我们的心》）和三百余篇中短篇小说，其中《羊脂球》、《项链》、《两个朋友》等都是世界名篇。法朗士称他为“短篇小说之王”；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由他的短篇小说的成就所奠定的。

莫泊桑短篇小说的题材极为丰富，社会各阶层的人物——贵族、官僚、资本家、公务员、工人，农民、乞丐、娼

妓——在他笔下都得到了入木三分的刻画。他经常揭露和谴责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同情和赞扬下层社会的劳动人民。

本书选译了莫泊桑各个时期各种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共四十二篇；其中的《羊脂球》是他的成名作。这篇小说描写的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爱国主义的故事：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期间，有一辆法国的驿车在离开敌占区时，被一名普鲁士军官扣留。军官一定要车上的一个绰号叫羊脂球的妓女陪他过夜，否则就不让驿车通过。羊脂球出于爱国心而断然拒绝，可是和她同车的那些有身分的乘客为了各自的私利却都站在敌人一边对羊脂球施加压力，逼她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而牺牲自己，羊脂球出于无奈而作了让步。可是当第二天早上驿车出发时，那些昨天还对这个妓女苦苦哀求的同胞们却突然换了另一副嘴脸，个个都道貌岸然地不屑再和她讲话。

这辆驿车中的主要乘客包括一对贵族夫妇，一对工业家夫妇，一对商人夫妇，一个民主党政客和两个修女，作者用一个不愿委身侵略者的地位卑微的妓女和他们这些上层人士作对照，淋漓尽致地勾勒出这些不顾民族尊严的贵族资产阶级的寡廉鲜耻，高度概括地描绘出法国各阶层代表人物在危难时期的立场态度和精神状态，构成了一幅极为完整的真实的社会图景。

莫泊桑另一篇《项链》是描写巴黎的小公务员生活的。一个教育部小公务员的妻子，因爱慕虚荣，为了参加一次舞会，从朋友处借来一串钻石项链，却不料丢失了。为了赔偿这串项链，夫妻俩只能借债度日，过了十年艰难的生活，最后终于把债还清，结果却得知，当初借来的那串项链原来是假的，使人啼笑皆非。这个短篇略带同情地反映了当时那些公务员经济上的拮据，讽刺了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

《小萝克》是一篇描写罪犯心理活动的中篇小说：村长勒纳代奸杀了无辜少女小萝克，罪行被他一手遮掩过去了，但被害人的幽灵从此每天晚上出现在他的窗口，他明知是幻觉，却无法摆脱；后来他想一死了之，却又怕因此被人追查出他是杀害小萝克的凶犯，玷污他祖宗留传给他的姓氏。于是他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写信给他做检察官的朋友，把事实告诉他，然后再自杀；这样既可把原来的案件了结，又可让检察官为他保密，无损于他死后的声誉。可是当他看到邮差就要把他的信取走时，又产生了强烈的求生欲，千方百计要把信从邮差的手里夺回来，最后未能如愿，只能违心地走上了他为自己安排好的道路，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在这篇小说中，莫泊桑对罪犯的阴暗心理描写得极为透彻，刻画十分细腻，充分暴露了一个罪犯为摆脱心灵上无形的压力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心理。

《手》、《抽搐》和《高山客棧》描写极度恐怖对人造成的心理影响，甚至长期的孤独也能使人成为疯子；《伊薇特》描写一个品貌才华出众的姑娘发现自己的母亲是个高级妓女，想自杀也没有勇气，只能随波逐流；《萝莎斯·普律当》描写一个被少东家玩弄的女仆为了自己的生活不得不亲手杀死了自己刚生下的双胞胎；《巴朗先生》和《父亲》描写的是与当时的社会问题有关的私生子的故事。

莫泊桑自初登文坛起，也许是由于遗传，也许是由于青年时代生活放荡的恶果，便百病缠身，开始不断与病魔作斗争；一八八〇年《羊脂球》发表后不久就发现视力衰退，心脏病、神经痛接踵而来，有时甚至神志不清，但他仍坚持他的创作活动。一八九一年以后他已不能再进行创作。一八九二年二月莫泊桑精神病发作自杀未遂，被送入巴黎郊外的精

神病院；一八九三年七月六日于该院去世。

译者

一九九五年五月

目 次

羊脂球 (1880)	1
劈柴 (1882. 1. 26)	48
玛罗卡 (1882. 3. 2)	55
守灵之夜 (1882. 6. 7)	67
情欲 (1882. 8. 22)	72
一个寡妇 (1882. 9. 1)	81
宽恕 (1882. 10. 16)	87
圣诞之夜 (1882. 12. 26)	95
木屐 (1883. 1. 21)	101
圣安托瓦 (1883. 4. 3)	108
德尼 (1883. 6. 28)	118
他? (1883. 7. 3)	127
小家伙 (1883. 8. 19)	136
忏悔 (1883. 10. 21)	143
父亲 (1883. 11. 20)	149
初雪 (1883. 12. 21)	160
手 (1883. 12. 23)	170
米斯蒂 (1884. 1. 22)	178

儒夫 (1884. 1. 27)	184
项链 (1884. 2. 17)	194
抽搐 (1884. 7. 14)	205
伊薇特 (1884. 8. 29)	212
忏悔 (1884. 11. 10)	303
十一号房间 (1884. 12. 9)	311
完了 (1885. 7. 27)	320
发夹 (1885. 8. 13)	328
小萝莉 (1885. 12. 18)	336
得救了 (1885. 12. 22)	374
巴朗先生 (1886)	381
隐居者 (1886. 1. 26)	426
萝莎莉·普律当 (1886. 3. 2)	435
帕里斯太太 (1886. 3. 16)	440
魔鬼 (1886. 8. 5)	450
高山客栈 (1886. 9. 1)	459
窟窿 (1886. 11. 9)	475
一个夜晚 (1887. 3. 29)	484
男爵夫人 (1887. 5. 17)	493
夜晚 (1887. 6. 14)	499
勤务兵 (1887. 8. 23)	506
布瓦泰尔 (1889. 1. 22)	511
空有玉貌 (1890. 4. 2)	521
公墓里的妓女 (1891. 1. 9)	545

羊 脂 球

一连好几天，溃败的军队的零星队伍从城里穿过。他们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军队，只是一些七零八落的散兵游勇。这些人的胡子又长又脏，军服破烂不堪；他们的步伐有气无力，没有军旗，没有团帜。所有的人似乎都垂头丧气，疲惫不堪，脑子里迷迷糊糊，想不出一个念头，拿不定一个主意；他们只是出于惯性才在行走，只要一停下来便会累得倒下。人们看到的主要是一些被征入伍的人，都是些爱好和平、与世无争的以年金为生的人，他们现在都被枪支压弯了腰；另外一些是年轻机灵的国民别动队，他们很容易惊慌，也能很快地激动，随时准备进攻，也随时打算逃跑；还有几个混杂在这些人身上的穿红裤子的正规军，他们是在一次大战役中被粉碎的某个师的残余；还有一些和各种步兵排在一起的穿深色军服的炮兵；有时候还有个把戴着闪闪发亮的头盔的龙骑兵，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随着步兵们比较轻松的步伐向前走着。

有着英勇称号的游击队队伍——“复仇雪耻队”，“墓中公民队”，“勇往直前敢死队”——过去了，他们的相貌神态跟土匪没有什么两样。

这些游击队的队长们，有的从前是做呢绒生意或者粮食生意的，有的曾经是油脂商或是肥皂商；当前的时势使他们成了

军人，由于他们的财产多或者胡子长而被任命为军官。他们全身都佩挂着武器，穿着镶嵌金线的法兰绒军服。他们讲话时声音洪亮，经常讨论作战计划，并断言垂危的法国全是靠了他们这些自吹自擂的人的肩膀才得以支撑到今天。不过他们有时候也惧怕他们自己的部下，因为那些兵虽然勇猛无比，却都是些偷盗成性，沉湎于酒色的暴徒。

据说普鲁士军队快要进鲁昂^①了。

两个月来，国民自卫军一直在近郊的树林里小心翼翼地侦察敌情，有时候还开枪误杀了自己的哨兵。一只小兔子在荆棘丛中稍有动弹，他们就准备开战；现在他们都已逃回到自己家里。他们的武器，军服以及他们当时在三法里^②方圆之内拿来吓唬国家公路上的里程碑的所有杀人器械，一下子都不翼而飞了。

最后一批法国兵终于渡过了塞纳河，准备从圣塞韦尔镇和阿夏尔镇折回奥德梅尔桥。走在最后的是将军，他心灰意冷，带着这些残兵败将，再也无能为力了。一个久享英勇盛名，习惯于打胜仗的民族，竟然遭到如此的惨败而崩溃，连将军自己也昏昏然了。他由左右两名副官陪伴，徒步走着。

随后城市便笼罩在一片深沉的寂静之中，人们恐惧不安而又默默地等待着。许多大腹便便的，做生意做得磨尽了男子气的店主们焦虑不安地等待着战胜者的到来，一想起那些人也许会把他们的烤肉铁杆或者切菜刀当作武器论处便心惊肉跳。

生活好像停止了；店铺关着门，街上静悄悄的。偶尔有个

① 鲁昂：法国塞纳滨海省省会，在塞纳河下游，为巴黎的外港。普法战争中被普鲁士军队占领。

② 法里，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

被这种寂静吓坏了的居民贴着墙脚急匆匆地一溜而过。

等待引起的不安反而使人希望敌人早日来到。

在法国军队撤走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几个普鲁士枪骑兵，飞一般地从城中穿过。随后，过了不知多久，从圣卡特琳山坡上下来了黑压压的一大片人马，与此同时，从达尔内塔尔和布瓦纪尧姆两条大路上也出现了两大股入侵者。这三支部队的先头部队恰好同时来到市政府广场会师。接着，德国军队便从附近的各条街道上过来了，一营营排成队的人马，迈着沉重而有节奏的步伐踩得石板路面橐橐作响。

沿着那些仿佛是无人居住的、死气沉沉的房子，升起了一片陌生的，喉音很重的^① 口令声；就在这时候，在关着的百叶窗后面，有很多双眼睛在窥探着这些战胜者，他们根据“战法”，可以主宰人们的财产，也可主宰人们的生命。居民们躲在他们遮得漆黑的房间里吓得胆战心惊，就像遇见了洪水泛滥和毁灭性的大地震，不论有多大的才智，多大的力气也毫无用处。每当事物的秩序被打乱，安全不复存在，人类的法律和自然法则所保护的一切都听凭一种凶残的暴力来摆布时，人们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地震把整个民族压在坍塌的房屋下面；泛滥的江河冲走淹死的农民、牛的尸体和倒塌的房子的屋梁；打了胜仗的军队屠杀自卫者，带走俘虏，以腰刀的名义大肆抢劫，以隆隆的炮声感谢某一个天神；所有这一切都是可怕的灾祸，破坏了我们永恒的正义的信念，也使我们不能像有人教导我们的那样，再去相信上天的保佑和人类的理性。

在每家人家的门口，都有人数不多的小分队在敲门，跟着便走进屋里。这是入侵以后接踵而来的占领行动。战败者开始

^① 德语的发音喉音较重。

履行义务了，他们对战胜者必须和颜悦色，百依百顺。

过了一些时候，入侵者引起的最初恐怖过去了，出现了一种新的平静的气氛。在很多家庭里，普鲁士军官上了主人家的餐桌。有的军官也很有教养，出于礼貌，还对法国表示同情，说自己参加这场战争是身不由己，内心是十分厌恶的。人们当然对他的这种感情表示感谢，更何况有朝一日也许还需要他的保护呢。再说，笼络好了他，说不定还可以少供养几个士兵。既然一切都得听凭他的摆布，那又何必去得罪他呢？而真要去冒犯他的话，与其说是勇敢，还不如说是鲁莽，而鲁莽这种毛病，鲁昂的市民不会再有，因为这个时代和他们当年英勇保卫鲁昂而使这座城市名扬天下的时代^①已经不一样了。最后他们从法国人待客的礼仪中找到了一条至高无上的理由，只要在公共场合不跟外国士兵表示亲热，在自己家里以礼待人还是可以的。于是，在外面，大家视同陌路，而在家里就谈笑风生，以致每天晚上，德国军官待在主人家里壁炉前烤火的时间也就更长了。

即使城市本身也慢慢地恢复了平常的面貌，法国人依然不常出门，可是普鲁士兵在街上已经比比皆是。再说，那些蓝色骠骑兵虽然神气活现地挎着又长又大的杀人武器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可是他们对普通老百姓的那种轻蔑神态，也不见得比去年在这同几家咖啡馆里喝酒的法国步兵厉害。

不过在空气中总有点儿什么东西，一种不可捉摸的、陌生的东西，一种使人不能忍受的异样的气氛，好像有一种气味散播开来了，那就是侵略的气味。这种气味充塞了各家各户和公共广场，改变了饮食的口味，使人感到仿佛旅居在遥远的，既野蛮又可怕的部落之中。

① 指十五世纪初叶鲁昂人民英勇反抗英国统治的光荣时代。

战胜者索要钱财，并贪得无厌。居民们总是照付不误，反正他们有的是钱；可是一个诺曼底^①商人越是有钱，当他们在作出任何一点儿牺牲，看到自己的任何一点儿财产落到别人的手里时，心里就越感到痛苦。

与此同时，沿着城外河流往下两三法里，在克鲁瓦塞，迪耶普达尔或者比沙尔附近，船民和渔夫经常从水底下捞起穿着军服、浸得胀胖了的德国人的尸体；这些人有的是被一刀砍死的或是被一脚踢死的，也有被当头一石头砸死或是被人从桥上推下水去淹死的；河底的淤泥掩藏着这种在暗中的、野蛮的和合法的报复行动；那些无人知晓的英雄行为，无声的袭击，比白天的战斗更加危险，可是没有扬名天下的荣耀。

因为对外族人的仇恨，总能激起几个不怕死的人，使他们随时准备为某种理想献出生命。

侵略者虽然把全城居民都置于他们铁的纪律的管制之下，可是据传他们在胜利的进军中所干的勾当，在这里却一件都没有干过；于是大家的胆子又大了起来，当地大商人想重新经商的念头又蠢蠢欲动。有几个商人在当时还被法军据守的勒阿弗尔港^②有大笔投资，所以他们很想从陆路先去迪耶普^③，然后再从那儿搭乘海船转赴那个港口。

他们利用几个熟悉的德国军官的势力，终于在总司令那儿弄到了一张离境许可证。

于是，有十个人在车行里订了座位，定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公共马车送他们走这一趟。他们决定在星期二早晨天不亮就出

① 诺曼底：法国西北部旧省名。北临英吉利海峡，包括现在的芒什、卡尔瓦多斯、厄尔、塞纳滨海、奥恩诸省。

② 勒阿弗尔港：法国第二大港，属塞纳滨海省，在西北部塞纳河口。

③ 迪耶普：法国西北部塞纳滨海省港口城市。

发，以免招来许多人围观。

好些天以来，由于天寒地冻，地面冻得硬邦邦的。到了星期一下午三点钟光景，从北方吹来大块大块的乌云；大雪纷飞，一直下到深夜，接着又是整整一夜。

清晨四点半，旅客们聚集在诺曼底旅店的院子里，他们要在那儿上车。

这些人还没有完全睡醒，身子在披着的毯子里面冷得瑟瑟发抖。在黑暗中大家都看不清楚；他们都穿着厚厚的冬装，看上去就像一些穿着教士长袍的胖神父。可是有两个男人相互认出来了，第三个也凑了过去，一起交谈起来。一个说：“我把我的妻子带去。”另一个说：“我们不再回鲁昂了；如果普鲁士人向勒阿弗尔推进，我们就到英国去。”他们三人的计划相同，因为他们的性格相似。

可是还没有人来套车。一个马夫提着一盏小风灯不时地从一扇黑洞洞的门里走出来，接着又马上钻进了另一扇门。可以听见马蹄踩地的声音，声音不大，因为地上有厩肥和垫草，屋子深处传来一个男子跟牲口说话和叱骂的声音。一阵轻微的铃铛声说明有人在搬动马具；这种轻微的响声很快变成了一种清脆的、持续不断的铃铛颤动声，这个铃声随着马的动作时快时慢，有时声息全无，有时又突然一阵剧响，同时还伴着铁蹄踩地的沉闷的声音。

门突然关上了，所有的声音都没有了。那几位被冻僵了的财主都不说话了，他们一动不动地、直撅撅地呆在那里。

连绵不断的白色的雪花织成了一幅帷幕，一面向大地落下来，一面发出闪烁不停的光芒；它使万物都变得模糊不清，一切事物都蒙上了一层冰沫子。在这宁静的、被淹埋在严寒的冬天里的一片寂静中，只听见雪花落下时那种模糊的，不可名状



的窸窸窣窣的磨擦声；与其说这是一种声音，还不如说这是一种感觉，这些混合在一起的轻微的细屑仿佛充填了空间，覆盖了世界。

马夫提着小风灯又出来了，手里牵着一匹垂头耷脑不想跟着出来的马。他把马拉到车辕跟前，系上缰绳，在马车周围转悠了很久，才把马具套好，因为他一只手提着小风灯，只有另一只手可以干活。正当他要去牵第二匹马时，他注意到那几位旅客全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身上已盖满白雪，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上车，至少车厢里下不到雪。”

他们刚才大概没有想到可以上车，这时候便一窝蜂冲了过去，那三个男人把他们的妻子安顿在车厢的尽里头，随后自己上了车，接着是另外几个遮着头脸的、模模糊糊的身影登上车，坐到剩下的几个空位子上，大家谁也没跟谁说过一句话。

车厢的地板上铺着麦秸，大家的脚都埋在里面。坐在车厢深处的那几位太太，都带着使用化学炭的铜质小手炉；她们点燃了化学炭，轻声列举着这种手炉的优点，其实这种重复讲来讲去的事情，她们全都早已知道。

马车终于套好了；原来是套四匹马的，因为车重路滑，不容易拉，于是又加了两匹。有人在车外问道：“都上车了吗？”车内有人回答：“都上车了。”马车便起程了。

马车走得很慢很慢，一小步一小步地走着。车轮陷在积雪里，整个车厢咯吱咯吱地低声呻吟，六匹马一走一滑，气喘吁吁，全身冒着热气。车夫手里那条又粗又长的鞭子不时地噼啪作响，四处飞舞，像一条游蛇一样时而收拢，时而展开；有时候鞭子突然抽打在一只圆鼓鼓的马屁股上，马屁股便用力地往上一耸。

这时天色已不知不觉地亮起来了。那阵轻盈的雪花，也就